

诸葛青云作品集

墨羽青驄



(台湾) 诸葛青云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上

诸葛青云作品集

墨羽青骢

上



0000126920

前 言

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紫电青霜》中，塑造了名冠“武林十三奇”的诸、葛双仙，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实乃作家本人“诸葛青云”之自比。的确，自1958年，诸葛青云涉足“江湖”，发表处女作《墨剑双英》，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紫电青霜》、《天心七剑荡群魔》姊妹篇，名噪“台港”，为其赢得巨大声誉，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与卧龙生齐名的。60年代初，古龙刚事创作，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遂向金庸、诸葛青云“取经”，学习文采诗意，并重人物刻画，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终成“新派”大家。

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其名家既能融合“北派五大家”之优长，又能各出机杼，转形易胎而作。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他才华横溢、想象奇诡。其作品文字笔法、写景状物、人物塑造、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又能创新发展，因而更能引人入胜。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如诗如画之境物描摹，台湾无人能出其左；说到奇幻，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神魔斗法，却另有奇妙，更具魔幻、奇异的色彩。在《紫电青霜》中，白鹦鹉不仅能作人言，且清音婉转，颇具辩才，更能与人谈诗；而以流传千古的《满江红》、《正气歌》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六贼妙音”真可谓奇思妙想、别出心裁；文中“祭剑”、“三蛇生死宴”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使人大开眼界。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非大家不能为也。

诸葛青云善写情事，其“风流多情”直接承继于北派“言情”高手朱贞木。然而“情”到了诸葛青云手中，更显恣肆浪漫，更显风流多元。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前期作品如《半剑一铃》、《折剑为盟》、《铁剑朱痕》、《弹剑江湖》等书，均以“剑”为名；而后的作品如《豆蔻干戈》、《玉女黄家》、《劫火红莲》、《五凤朝阳》、《红剑红楼》、《咆哮红颜》等，则皆有红粉妆点。利剑配佳人，刚健衬袅娜，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总离不开一个“情”字。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皆风流蕴藉，令人心仪；而温馨缱绻的少女情怀，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冶艳狎姿，更是刻画入微、纤毫毕呈。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情”入手，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狰狞恐怖也是因“情”而生。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由情生孽”。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喜、怒、忧、惧、爱、憎、欲。端的好一个“情”字了得。

同时，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因此，能充分发挥其“文采风流”的专长，小说写得潇洒俊逸、文采斐然。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又满篇的诗词歌赋，才有台湾“才子佳人第一人”之誉。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堪称台港“双璧”！

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时至今日，这些波澜壮阔、气韵生动的作品，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可谓青云不老，常读常新。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莫干剑气	(11)
第 二 章 酒雨飞星惩群凶	(38)
第 三 章 佛心蛇心	(75)
第 四 章 巨鹰之谜	(115)
第 五 章 鸚鵡报警	(151)
第 六 章 嫁祸东江	(183)
第 七 章 爱梅秀士	(220)
第 八 章 南海大会	(255)
第 九 章 血雨腥风	(292)
第 十 章 以怨报德	(315)
第 十 一 章 虚情假意	(365)
第 十 二 章 娇容同毁	(400)
第 十 三 章 甘为鹰犬	(437)

目 录

第十四章	蛇穴惊变	(476)
第十五章	四奇鳝腿	(506)
第十六章	灵禽觅药	(540)
第十七章	痛惩鞑奴	(572)
第十八章	金蚕毒蛊	(609)
第十九章	困兽之斗	(635)
第二十章	雪山探秘	(682)
第二十一章	怒烹侠士	(718)
第二十二章	因祸得福	(754)
第二十三章	鸿飞冥冥	(791)
第二十四章	霹雳神威	(833)
第二十五章	免死金牌	(872)
第二十六章	侠义千秋	(913)

楔 子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首白香山的五绝，颇为切合当时情景，只是第二句“红泥小火炉”，要改成“黄泥大火炉”而已。

地点是在陕西桥山，时间则属隆冬腊月。

彤云密布，夕阳早已潜光匿彩，天黑得似要压到头顶，加上令人澈骨生寒的凛冽朔风，显然有一场大雪，即将降落。

一间洁净而宽敞的茅屋以内，闪烁灯光，但那具黄泥大火炉中的熊熊炉火，却比灯光更为明亮！

炉上炖着一只大铁锅，铁盖虽然盖得甚紧，却仍掩不住锅中所煮之物的奇异香味！

围炉坐着四人，一位是须眉如雪的青袍道人，一位是风神高朗的中年书生，一位是樵夫打扮的精神矍铄老翁，另一位则是手执拂尘，身着缁衣的高年女尼。

这四人均是当代武林中的出奇高手。道人是“南荒一剑”浮云子，书生是“冀北书生”左太翔，樵夫打扮老翁名叫萧子平，与缁衣老尼嵩山避尘庵主，合称“中州双绝”。但萧子平单独又叫“桥陵樵隐”！明末清初的正派武林高手，群推“剑绝书狂”，如今南荒一“剑”、中州

双“绝”、冀北“书”生，均已齐集在这“桥山”绝顶的茅屋之中，只缺少一位复姓“西门”，单名“醉”字的“庐山狂客”！

“南荒一剑”浮云子指着那只铁锅，呵呵笑道：“我们三年一会，难得相逢，‘庐山狂客’西门醉兄，怎的还未到来？不要辜负了我这锅中所煮的特殊佳肴，以及‘避尘庵主’携来的‘猴儿美酒’！”

“冀北书生”左太翔含笑问道：“浮云道长，这锅中奇香四溢，着实引人垂涎，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们，是什么珍罕美味？”

浮云子摇头笑道：“这锅中所煮之物，颇为特殊，是我从千里以外，设法携来，一定要等‘庐山狂客’西门醉兄赶到，相互尝试之后，再宣布究系何物，才有趣味！”

左太翔笑道：“我们尝试之后，难道还非等道长宣布，不知为何物吗？”

浮云子笑道：“我敢说锅中之物，左兄前所未尝，绝非凭舌尖辨味，可以得到解答！”

“冀北书生”左太翔因平素讲究饮食，对各种珍肴异味，无所不尝，故而闻言之下，颇觉不服，两道剑眉方自一挑，那位“避尘庵主”寒月师太业已微笑说道：“左兄与浮云道长，不必争辩，‘庐山狂客’西门醉兄已来，我们即可尝试佳肴，看看是否有人能够辨别品类的了！”

语音方落，室中灯光一摇，人影一晃，果然现出了一身褴褛短衣，须眉如戟，猬发如蓬的“庐山狂客”西门醉！

茅屋主人“桥陵樵隐”萧子平“咦”了一声说道：

“西门兄，你平素名副其实，几乎无时不在沉‘醉’之中，今日却怎会毫无醉色呢？”

“庐山狂客”西门醉凄然狂笑说道：“河山易主，神器蒙尘，我们这些孽子孤臣，空怀复汉之心，却乏回天之力，怎得不终日借酒浇愁，狂歌当哭？”

“桥陵樵隐”点头笑道：“我知道西门兄身在江湖，心存君国，但你今日怎会毫无酒意”

“庐山狂客”西门醉狂笑答道：“因为我有桩极为高兴之事，故而连酒都不及携带地，便自星夜赶奔‘桥山’，来与诸位相会！”

“南荒一剑”浮云子“哦”了一声，含笑说道：“能使西门兄连酒都忘带之事，必非寻常……”

话犹未了，“庐山狂客”西门醉用鼻连嗅几嗅，转身向“避尘庵主”寒月师太，长揖笑道：“我已嗅出庵主珍藏的‘猴儿美酒’香味，望先见赐三杯，然后我再说出一桩，可令大家高兴之事！”

“避尘庵主”寒月师太取过身旁一只绝大的朱红葫芦，笑向“南荒一剑”浮云子问道：“浮云道长，我们是先饮‘猴儿酒’？还是先尝你的特别佳肴？”

“南荒一剑”浮云子微笑说道：“先把我这远道携来之物吃完，再畅饮庵主珍藏的‘猴儿美酒’便了！”

说完，端下铁锅，把锅中所煮的形似肉羹之物，分给每人一碗。

这五位武林奇侠，各自尝试以后，果均觉得鲜雋无比！

“冀北书生”左太翔轩眉笑道：“这羹汤作得风味绝

佳，其中好像有上等口蘑，极品江瑶柱，天鹅炙，紫玉浆……”

“南荒一剑”浮云子失笑说道：“左兄平素饕餮成性，果然无味不知！但你适才所说，只是些搭配之物，其中还有一件主要佳肴，恐怕即令易牙复生，也无法品尝得出！”

“冀北书生”左太翔笑道：“浮云道长，我认输了，请你宣布这碗羹汤之中，是以何物作为主味？”

“南荒一剑”浮云子光目一扫诸人，肃容笑道：“我远道携来，配以各种珍味，煮成羹汤，奉敬诸兄之物，是一颗人心！”

“一个人心”四字，听得“冀北书生”左太翔、“桥陵樵隐”萧子平、“庐山狂客”西门醉三人，为之目瞪口呆，“避尘庵主”寒月师太则双眉紧蹙，合什当胸，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南荒一剑”浮云子依然肃容正色说道：“诸位知不知道桂王朱由榔，已被国贼吴三桂于云南害死？”

“庐山狂客”西门醉“咚”的一拳，击在桌上，愤然说道：“这样的伤心大事，怎会不知？我便曾因此在‘庐山’绝顶，遥拜先皇帝陵寝，泪尽继之以血地，大哭三日！”

“南荒一剑”浮云子继续说道：“我此番由‘云南’来此，曾夜探吴三桂大营，把对桂王下手行刑之人的一颗人心，挖来制成羹汤，与诸位略消块垒！”

“冀北书生”左太翔闻言，向“避尘庵主”寒月师太附掌笑道：“庵主快取‘猴儿酒’来，我们应为浮云道长

的这桩壮举，浮一大白！”

“避尘庵主”寒月师太一面启开朱红葫芦，散溢满室酒香，一面又自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含笑说道：“我适才听说羹汤是人心所制，正觉恶心，如今却恨不得再复吃上一碗！”

“庐山狂客”西门醉抢过葫芦，倾了一杯美酒，仰头饮尽，咂着嘴唇，向“南荒一剑”浮云子说道：“浮云道长，你此举虽然大快人心，但尚未十全十美，为何不把国贼吴三桂的那颗头颅，一并斫来下酒？”

“南荒一剑”浮云子摇头笑道：“我夜入吴三桂大营，本意便想除此人人皆欲食其肉而寝其皮的万恶国贼！但在剑已及颈吴贼犹自酣睡未醒之际，忽然想起不能杀他，赶紧抽剑缩手！”

“避尘庵主”寒月师太颇为惋惜地，“呀”了一声，含笑问道：“为何不能杀死吴三桂？道长定有高论！”

“南荒一剑”浮云子笑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尤其吴三桂功高震主，兵权太大，必遭清廷之忌！我要暂时留他活命，让他死在鞑虏手内，才好使卖国求荣的无耻奸徒，有所榜样，知所警惕，慢慢激发天良，有助于兴汉复国的百年大计！”

“庐山狂客”西门醉、“桥陵樵隐”萧子平、“避尘庵主”寒月师太、“冀北书生”左太翔等静静听完，一齐站起身形，由左太翔斟了一杯“猴儿酒”，双手奉与“南荒一剑”浮云子，微笑说道：“道长高瞻远瞩，我们钦敬无似，应该公敬一杯！”

“南荒一剑”浮云子接杯饮尽，含笑请诸人就座，并

向“庐山狂客”西门醉问道：“西门兄，如今该说出有什么令人高兴之事了？”

“庐山狂客”西门醉笑道：“我在不久之前，遇见一位武功极好，人品超群的少年英侠！”

“桥陵樵隐”萧子平笑道：“西门兄清狂绝世，目无余子，既然如此称道，这少年必非凡品，但不知叫何姓名？是哪派门下？”

“庐山狂客”西门醉道：“他叫岳龙飞，是北天山丹心峡‘日月神幡’朱润波朱大侠的门下！”

“避尘庵主”寒月师太讶然问道：“日月神幡朱润波是谁？我怎的从未听过这个名号？”

“庐山狂客”西门醉笑道：“我就是为了此人高兴，因为‘日月神幡’朱润波一向韬光隐晦，故而姓名未曾为世所知，但他不仅身怀罕见绝学，并还是先明皇裔！”

“先明皇裔”四字，听得这几位心存光复大志的武林奇侠，无不肃然起敬，“南荒一剑”浮云子“啊”了一声说道：“怪不得他叫‘日月神幡’，‘日月’合将起来，正是一个‘明’字！”

“庐山狂客”西门醉笑道：“这位朱大侠不但以‘日月神幡’四字，隐先明旗帜，所用兵刃，也是一杆‘墨羽芙蓉日月幡’！”

“冀北书生”左太翔笑道：“墨羽芙蓉日月幡之名，颇为新奇别致，西门兄不妨解释一下！”

“庐山狂客”西门醉举杯饮了一口美酒，微笑说道：“他这杆神幡，是以芙蓉为色，一面绣日，一面绣月，并在近幡尖处，加了一丛‘墨羽’！”

“南荒一剑”浮云子听到此处，插口笑道：“这丛‘墨羽’，大概又包含了什么特殊意义？”

“庐山狂客”西门醉点头笑道：“道长猜得不错，这丛‘墨羽’，一来表示为先皇煤山殉国之事志哀，二来也是联络天下遗民志士，豪侠英雄，共图驱除鞑虏，光复河山标帜！”

“庐山狂客”西门醉笑道：“日月神幡朱大侠密遣他得意弟子岳龙飞，游侠四海，如遇有志光复的志士英雄，便赠以一根特制‘墨羽’，借代深盟……”

话犹未了，“避尘庵主”寒月师太便自接口说道：“既然如此，西门兄怎不代我们要上几根‘墨羽’？彼此协力同心，等待机运！”

“庐山狂客”西门醉纵声大笑说道：“庵主虽是有心人，我西门醉也未曾一日忘怀山河破碎的君国之恨！我与岳龙飞老弟，萍水相逢，共倾肺腑以后，便向他要来五根特制‘墨羽’，诸位倘若矢志光复？即请各取一根，随意佩带在容易注目之处便了！”

说完，遂自怀中取出四根长约两寸宽如人指的黑色羽毛，放在几上！

“南荒一剑”浮云子等，自然毫不犹豫地，各取一根，加以佩带！

“冀北书生”左太翔一面佩带“墨羽”，一面微笑说道：“现在该由我来报告几件大事！”

“桥陵樵隐”萧子平道：“左兄请讲！”

“冀北书生”左太翔目光一扫室内诸人，含笑问道：“当世武林正派人物之中，在不知‘日月神幡’朱润波朱

大侠名号以前，我们‘剑绝书狂’，被视为泰山北斗！但邪派人物，要算以谁称最？”

“南荒一剑”浮云子略一沉吟，接口答道：“如今魑魅纷纷，凶邪无数，但若以武功而论，恐怕要数‘天外双残’，及‘乾坤六恶’！”

“冀北书生”左太翔点头说道：“天外双残，乾坤六恶，确实各具独门功力，不可轻视，但如今除了这‘双残六恶’以外，又出了三位盖世魔头！”

“避尘庵主”寒月师太“哦”了一声说道：“我们近来少入江湖，见闻殊蔽，这三位盖世魔头，是甚等人物？到要向左兄请教请教！”

“冀北书生”左太翔剑眉一动，目闪神光说道：“这三位盖世魔头是‘南海毒龙’黎放鹤、‘乌蒙蛇女’邵含烟、以及‘鬼杖仙翁’屠远志！”

“南荒一剑”浮云子皱眉说道：“这三人之中，我只知道‘乌蒙蛇女’邵含烟，颇不好惹，但她属邪派人物，却与世绝少往还，其他的‘南海毒龙’黎放鹤、‘鬼杖仙翁’屠远志，却不知来历，及功力到了什么程度？”

“冀北书生”左太翔叹道：“他们功力绝高，尤胜于‘天外双残’、‘乾坤六恶’！‘鬼杖仙翁’屠远志并已被清廷征召为供奉之职，负责训练一批数达百人的‘黑衣铁卫’！”

“避尘庵主”寒月师太闻言，瞿然说道：“这‘鬼杖仙翁’屠远志既然甘为清廷鹰犬，我们倒要找机缘，把他除掉才好！”

“冀北书生”左太翔笑道：“机缘不是没有，‘南海毒

龙’黎放鹤自诩武功足可冠冕寰宇，订于明年十月十五，在他所居的‘毒龙岛’上，召开‘南海英雄会’，欢迎任何武林人物与会，各显神功，夺取‘武林至尊’美号！听说‘天外双残’、‘乾坤六恶’，甚至‘乌蒙蛇女’邵含烟，均将到场，那‘鬼杖仙翁’屠远志，自也不会例外！”

这时，茅屋以外的彤云更低，飞絮一般的雪花，业已飘飘乱落！

“桥陵樵隐”萧子平起身关好柴扉，斟了一杯“猴儿酒”，微笑说道：“既有这场‘南海英雄会’，我们‘剑绝书狂’，也不妨凑凑热闹，但不知‘日月神幡’朱大侠……”

“庐山狂客”西门醉不等“桥陵樵隐”萧子平说完，便自接口笑道：“这是联络天下英雄的绝好机会，‘日月神幡’朱大侠纵或韬光隐晦？不愿亲身到场，他那得意门人岳龙飞老弟，也必参与！”

“避尘庵主”寒月师太笑道：“既然诸位都有此兴，我不妨把我那徒儿，也带去见识见识！”

“南荒一剑”浮云子闻言笑道：“令徒宇文琪姑娘，绝代仙姿，天生丽质，十余年中岳苦参，定然尽得庵主的一身绝学了吧？”

“避尘庵主”寒月师太脸上浮现一种得意神色笑道：“这孩子姿质倒还聪慧，只是先天真力方面，微嫌薄弱，还请诸位多多扶植才好！”

“南荒一剑”浮云子擎杯笑道：“我听了西门兄及左兄所说以后，到想出了两句话儿，足以代表当世武林的正邪

人物！”

“庐山狂客”西门醉眼珠一转，含笑问道：“是不是‘双残六恶龙蛇鬼，剑绝书狂日月幡’？”

“南荒一剑”浮云子点头笑道：“正是，正是！”

门外雪花更大，室中笑语更欢，在这“剑绝书狂”五位旷代奇侠，三年一次的聚会，尽兴而散以后，跟着便开始了明末清初，一般志士遗民，英雄豪杰，互相砥砺气节，企图光复河山的可歌可泣故事！

第一章 莫干剑气

暮暮三月，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是江南好风景！

莫干山前，月色如昼。

丛丛修竹，密翠浮天，加上远寺传来若有若无的几声钟声，越发显得这境界，美到极处！

沉沉的静寂，被一声长啸划碎，跟着便有个粗豪口音，自言自语叹道：“中天月色虽好，莫干景色虽美，但禹甸山河，却已非吾家故物的了！”

这长叹之人，是个满头乱发，鹑衣百结的虬髯怪汉，正独自背倚修竹，仰望中天皓月！

怪汉自语方了，竹林之中，忽又有个清朗口音笑道：“尊驾对月兴叹，故国之思，卷卷在怀，莫非就是名震江湖的‘屠龙剑客’鲁长风吗？”

随着语声，自林中走出一位年约二十二三，剑眉星目，英挺无伦的青衫书生。

虬髯怪客为对方出尘神采所夺，接连打量几眼以后，方抱拳含笑说道：“在下正是鲁长风，但剑法，却粗浅异常，不敢当‘屠龙剑客’四字！”

青衫少年微笑说道：“鲁兄不必过谦，‘屠龙剑客’的武功卓绝，肝胆过人，早已誉满东南，小弟也正是为了你这个美号，特来奉访！”